

基于学习成果导向以学生为中心的 课程思政教学育人评价体系的 构建

陆淑珍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广州, 中国

【摘要】本文以人本主义理论与成果导向教育(OBE)为理论基础,通过“目标精准解构—多元需求调研—指标框架拟定—智能平台搭建—试点闭环优化”五步流程,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育人评价体系。该体系包含成果导向专业与课程开发范式、育人成效体系两大核心内容,通过明确“五大核心问题”锚定评价逻辑,打通“第一课堂主渠道教学+第二课堂社区实践”协同育人路径,将抽象目标细化为“家国情怀、工匠精神”等可评可测的学习成果指标,并引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实现动态评价。该体系可有效提升课程教学质量,为高职教育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提供科学、可复制的评价方案,助力产业升级输送德技并修的高素质人才。

【关键词】学习成果导向;以学生为中心;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育人体系

【基金项目】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科研项目(课程思政专项)课题(编号:YJYB2024-76)

1. 研究背景

在当前高职教育快速发展的形势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已成为人才培养的核心导向,课程思政更是承担着为社会培养德技并修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使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路径。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2020]3号)第四条“科学设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明确指出,“要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不断提升学生的课程学习体验、学习效果,坚决防止‘贴标签’‘两张皮’”。然而,当前高职教育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传统评价侧重于知识讲授与技能训练成果,对学生职业道德、工匠精神、职业素养等思政层面的学习成果考量不足;另一方面,评价过程以教师讲授为中心,忽视学生主体感受与个体差异,难以准确评估课程思政在学生职业价值观塑造、综合职业能力提升方面的实际效果。因此,构建符合高职教育特点、基于学习成果导向且“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是顺应国家战略需求、落实国家对学生成长成才期望的必然要求,对于推动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课程思政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而一个具有

可操作性的教学评价指标体系,能对课程思政教学情况进行准确评估,并提供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但目前,我国以及各省份还没有出台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同时针对高校构建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也很少。所以有必要结合高校的特点,在原有教学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融入课程思政的理念,制定出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促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发展,着力培养高素质人才。

当前对于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的研究大多数仅局限于主观描述、分析[1],研究者关注评价主体多元,但缺乏实践过程,不利于评价体系的应用推广,实施评价提升课程思政育人效果缺乏数据支持[2]。而且在理论的参考中,使用了扎根理论、BSC理论等。已BOPPPS教学模型与多元化评价理念,从学生、教师、学校三个不同层面的评价主体角度出发,注重覆盖全教学环节的过程性评价[3]。然而极少能给出具体实践的行动。因此,引入学习成果导向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的研究,从理论根基为课程思政评价带来变革,促使其跳出传统聚焦输入与过程的框架,转向重视学生知识、价值、技能的产出表现,以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实践为例,能将思政目标细化为具体可测成果指标,完善理论体系。并且通过在职多专业

课程中的深度实践应用,验证并持续完善评价体系,切实提升高职课程思政教学质量,为产业升级输送大批德技并修、具备扎实职业能力与高尚思政品德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助推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

2. 理论基础

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 Based Education,简称OBE)是一种以学生的学习成果(Learning outcomes)为导向的教育理念,认为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的目标是学生通过教育过程最后所取得的学习成果。

从成果导向教育理念的发展史来看,它与美国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兴起的由美国著名学者罗杰斯和马斯洛提出的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处于同一时期。成果导向教育主要是注重学生从开始学习时就要明确学习的目标,清楚学习内涵,教师也要能够清楚该如何去引导学生完成学习目标,主要注重在学习的过程中学到了什么,而不是教师教了什么。[2]

人本主义理论(Humanistic Theory)是20世纪中期兴起的心理学重要流派,与精神分析学派(强调潜意识与本能)、行为主义学派(强调环境与刺激)并称为心理学“三大势力”。它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核心,反对将人视为“本能的奴隶”或“环境的傀儡”,主张从人的主观体验、内在需求与成长潜能出发,解读人性与心理行为。强调主观体验:不关注“客观的行为观察”或“潜意识的挖掘”,而是聚焦于个体“当下的感受、想法与需求”(如“你现在觉得很无助,对吗”);以“人”为中心:将个体视为“主动的成长者”,而非“被动的被决定者”(如来访者中心疗法中,来访者主导咨询方向);重视“成长”而非“治疗”:核心目标不是“消除心理问题”,而是“帮助个体发挥潜能,实现自我价值”(即使没有心理问题,人也可以追求自我实现);整体观:不将人格割裂为“本能”“行为”“认知”等部分,而是将人视为“生理、心理、社会的整体”。[4]

成果导向教育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理念,已经得到了国际工程教育界的认可。而我国对成果导向教育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完整的实施框架,需要持续深入的进行研究和实践。

3. 体系构建过程

充分运用成果导向教育理论的核心理

念,坚持导向性、过程性、参与性、发展性、信息化原则,科学制定教学评价的标准,加强教学评价的过程监控,扩大教学评价的主体,增加教学评价的方式[5]。

1.基于OBE的高职课程思政学习成果精准解构:深度钻研高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结合行业企业岗位标准、职业资格认证要求,将抽象思政目标细化为如严谨专注的职业态度、团队协作的项目精神、诚信守规的职业操守等贴合高职学生职业发展需求的具体学习成果指标,明确各专业学生毕业时应具备的思政素养关键能力[6]。

2.运用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焦点小组讨论等多种调研方法,面向高职师生、企业雇主收集关于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的需求信息。了解不同专业学生思政学习特点、教师教学困惑、企业用人期望,精准定位评价体系需解决的关键问题。确保评价体系既能彰显思政育人导向,又紧密贴合高职专业教学与学生职业成长规律。

3.基于理论与需求分析,结合高职专业分类,运用德尔菲法组织跨学科专家团队研讨,初步拟定涵盖教学目标、内容、方法、实践环节、学习成果等多维度的课程思政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确保各指标兼具科学性与可行性。

4.引入适配高职教学的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搭建校企协同的智能评价平台。与技术团队合作,依据评价指标设计数据采集模块,开发数据清洗、分析算法,实现对学生课堂内外学习行为、实习实训表现等数据的高效采集与深度挖掘,为评价提供量化依据。实现评价过程动态实时化,让教师及时洞察教学成效,灵活调整教学策略,增强高职课程思政教学“时效性”与“适配性”。

5.选取多所高职院校不同专业课程作为试点,将构建的评价体系及平台投入使用。跟踪记录评价实施过程,对比分析评价结果与教学实际成效,收集师生、企业反馈意见,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找出问题根源,针对性调整优化评价指标、技术功能及实施流程,形成闭环改进机制。

4. 评价体系内容

4.1 成果导向专业与课程开发范式

学习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实施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清楚聚焦。课程设计与教学要清楚地聚焦在学生在完成学习过程后能达到的最终学习成果,并让学生将他们的学习目

标聚焦在这些学习成果上；第二，反向设计。以最终目标（最终学习成果或顶峰成果）为起点，反向进行课程设计，开展教学活动；第三，提高期望。教师应该提高对学生学习的期望，制定具有挑战性的执行标准，以鼓励学生深度学习，促进更成功的学习。第四，扩大机会。课程设计与教学要充分考虑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要在时间和资源上保障每个学生都有达成学习成果的机会[7]。

评价体系明确五个具体问题：想让学生取得的学习成果是什么？为什么要让学生取得这样的学习成果？如何有效地帮助学生取得这些学习成果？如何知道学生已经取得了这些学习成果？如何保障让学生能够取得这些学习成果？

课程思政的评价是一个实施—评价（反馈）—调整—再实施的螺旋上升的过程[8]。贯穿全人教育过程中，需要关注到的方面有：学校设施、师资配备、教育学以及评估活动、专业结构、专业学习成果、专业教育目标、院校（通识教育）、院校远景与使命、利益相关者诉求。整个过程是评价、评估与质量持续诊断与改进的闭环系统。

4.2 育人成效体系内容

依照体系构建过程的五步研究，形成了以学习成果导向的育人成效体系的构建和实践（如图1），打通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从而实现培育“三有新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目标。整个过程遵循可评可测原则。课程思政建设质量评价应符合学科专业发展规律[9]。

● 学习成果导向的育人成效体系 ●



图1.学习成果导向的育人成效体系

第一课堂是课堂教学的主渠道，立足人才培养，制定课程标准，设计任务评测，最终形成成效画像。这个过程，人才培养依据学习成果导向（OBE）进行修订，与以往的人才培养区别的是：具象化培养目标、专业核心课预期学习成果和评价方式、课程与专业规格的映射矩阵、专业课程思政协同创新矩阵。制定课程标准，每门课标准中需要明确课程具体的学习成果，区分A类学习成果（思政素质、知识、技能、能力）和B类学习成果（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各项课程学习成果的权重比例。课程学习成果与专业（群）学习成果矩阵，各项课程学习成果与专业学习成果之间支持关系（弱支持、中支持、强支持），专业学习成果具体包括：通用能力（思政）、通用能力

（基础）、通用能力（发展）、就业与深造能力、特色五个维度成果。通用能力（思政）包括家国情怀、团队合作、沟通表达、审美素养、公民素养；通用能力（基础）包括科学素养、信息素养、创新素养、终身学习；通用能力（发展）包括身心健康、伦理道德、职业规划；就业与深造能力包括广泛知识、专群知识、专业知识、工具使用、问题解决、工匠精神、综合实践；特色包括安全素养和创业素养。课程章节（项目化）教学内容对准课程学习成果、对准岗课赛证相关标准要求，对准课程思政内容与目标。课程思政教学组织与评估要把思政教育学习成果具体描述，设计思政教育学习成果达成的教学与学习活动、设计课程教育学习成果达成的评估与考核活动。同时附上评估量表，

如团队合作学习成果的评估量表、伦理道德学习成果的评估量表、工匠精神学习成果的评估量表。

第二课堂是第一课堂的延伸，与第一课堂形成合力，是社区大思政的实践。匹配学校第二课堂的四大板块设置社区大思政相应的模块化训练，同时也实现了系列品牌活动的建设。在道德修养板块设置榜样模范代表进社区、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在创新创业板块设置技能竞赛、校企项目、公益体验营活动；在文艺体育板块设置社区文艺活动、青春之光活动；在劳动实践板块设置三下乡社会实践、“一老一小”志愿服务活动。与以往第二课堂建设不同的是，设置了从任务设计、学生报名、参与项目、完成测评、成效画像的五个具体阶段，形成完整实践体系。学生行为影响具有隐性和潜移默化的过程，但学生课程学习产出一定是专业教育和课程思政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10]。

5. 结论

该评价体系围绕高职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的痛点与需求，以“破解传统评价失衡、填补评价体系空白”为核心目标，构建了基于学习成果导向且“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思政教学育人评价体系。首先立足国家政策要求与高职教育特点，明确传统评价“重过程轻产出、重教师轻学生”的核心问题，结合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与 OBE 理念奠定理论根基；随后通过五步构建流程，实现从“抽象思政目标”到“具体可测指标”的转化，从“单一评价主体”到“师生企协同”的拓展，从“静态人工评价”到“动态智能评估”的升级。形成的评价体系，以“成果导向专业与课程开发范式”明确评价逻辑，通过回答“成果是什么、为何要成果、如何助成果、如何验成果、如何保成果”五大问题，锚定专业与课程层面的思政育人方向；以“育人成效体系”落地评价实践，第一课堂通过“课程标准制定—教学活动设计—评估量表配套—成效画像生成”实现思政素养精准测评，第二课堂通过“四大板块模块化训练+五阶段实践流程”形成育人合力，两类课堂协同指向“三有新人”培养目标。跳出传统重过程、灌输知识的模式，以学生职业所需思政与技能成果逆向规划评价指标，精准锁定成长节点，助力个性

化发展。

今后，经多专业试点应用与优化，该体系不仅解决了课程思政评价“虚化、泛化”问题，更通过智能平台实现教学成效的实时反馈与持续改进，为高职课程思政评价提供了“理论有支撑、实践可操作、效果可验证”的完整方案。未来可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结合不同专业特色深化指标适配性，推动评价体系在高职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助推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

参考文献

- [1]叶丽明, 王明辉.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研究现状及对策分析[J].江西教育.2025(20): 40-42.
- [2]李永波.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研究: 综述与展望.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5(6): 84-86.
- [3]白玉兰, 严荣富.基于 BOPPPS 教学模型的多元化课程思政成效评价体系建构[J].高教学刊, 2025(27): 175-184.
- [4]严中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与实施-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职教课程开发与实施[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 [5]胡晶君.成果导向下艺术类高职思政课教学评价: 问题、依据与策略[J].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 2023(08): 103-107.
- [6]严中华.学习成果导向高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专业与课程开发指南——基于 OBE 专业(群)认证与高水平建设[M].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 [7]王丽, 潘虹.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研究: 评价原则, 关键问题及评价框架[J].天津农学院学报.2025.275(10): 38-43.
- [8]李奇, 韦庆昱.课程论视域下高校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探索[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5.32(05): 178-181.
- [9]谭红岩, 郭源源, 王娟娟.高校课程思政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改进[J].教师教育研究.2020.32(05): 11-15.
- [10]徐礼堂, 韩雷.基于 OBE 教育理念的“工程伦理”课程思政教学: 价值意蕴、实践设计与考核评价.阜阳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J].天津农学院学报.2025.32(02): 38-43.